

在中国，收藏古籍就像购买和研究古画和书法标本一样，是受过教育的有闲人士的一种隐秘爱好。在周朝，哲学家墨子在旅行时总是带着五车书；孔子自己说，他三次穿坏了他的《行书》。幸运的是，今天我们不需要费心墨蒂的一串串车，也不需要费心孔子用生牛皮绑在一起的笨重木条。在古代，事件和神谕的标记是用铅笔画在龟壳上或一些大型动物的肩胛骨上的。但是随着毛笔的出现，整卷的相关论点都可以写在竹简或木板上——用清漆作为墨水。这些纸条有一到两英寸宽，一英尺长，字从上到下写在一到两栏里。整个包裹都是用丁字裤从顶部穿孔的孔里捆起来的。这就解释了流浪学者在研究中不得不面对的麻烦。

随着汉代的到来，我们发现丝绸和后来的纸张被用于抄写书籍。这些文字像现在的卷轴一样保存着，比旧书所占的空间要小得多，但在快速查阅时却很不方便。据日本著名的书目学家岛田文美说，大约在隋唐时期，中国人发现，如果把长卷书来回折叠起来，就像现在随处可见的扇子一样，形成一本可以根据读者的意愿在任何地方打开的扁平书，就可以大大方便地查阅书籍。这种类型的绑定。荷兰国际集团(ing)。它被称为“旋风叶”，几个世纪以来一直是常见的，有时仍被用于佛教经文。同样是典型的儒家保守主义，在旧的考试制度下，获得学位的考生面前是这样折叠的空白试卷。画家们说，丝绸的寿命以几十年为单位，而纸张的寿命以几百年为单位，因为丝绸会腐烂、撕裂，几乎不可能修复，而纸张可以反复修补和润色。所以我们发现丝绸在逐渐被遗弃paper的最爱。

唐朝末年，一种新工艺极大地推动了书籍贸易的发展，那就是雕版印刷术的发明。这一过程是由汉代的篆刻逐渐演变而来的，当时人们将墨玺压在纸上或丝绸上，以取代签名。下一步是“拓片”的方法，即用蘸有墨水的垫子在铺在拓片上的湿纸上轻拍，轻轻刷进石头的所有凹处，以复制插入的石头。用铅条印刷一大块铅条从北魏开始，随着帝国对佛教的赞助，我们发现这种信仰迅速传播，并需要复制图片供信徒使用。拓片有助于满足需求：但很快人们发现更好的方法是在木块上反向雕刻图画和相伴的文字，之后可以在木块上上墨，在上面铺一张纸，用毛笔一刷，黑白复制品就完成了。这最后的发展发生在唐朝的末期，当然，需要一个根本性的变化装订。虽然可以打印长卷纸，但至少可以说，它笨重的长度让这个过程中很尴尬。读者们也注意到，由于长期使用，旋风树叶往往沿着褶皱磨损。结果，作品被印在不同的纸张上。一张纸对一块。然后将这些纸从中间折叠起来，背对背放置，形成“黄油装订”。当使用相当厚的纸时。这些纸可以贴在封面上，让背面像以前的旋风书一样。但是由于纸张较薄，这些书的封面必须粘贴在后面的折页上，形成一本更像现代西方书籍的书

这些书必须有一个封面，粘贴在后面的折页上，形成一本更像现代西方书籍的书。从扉页印刷。请注意，这些字符通过薄fsf反向显示。“蝴蝶叶子和装订然后，打印出来的纸张可以沿着中间向后折叠，整本书在后面用线缝合。给我们现代版(中国木版)。甚至这种发展也不完全令人满意。因为一旦背面粘贴在一起，前面的边缘就没有必要粘贴了。因此，读者必须翻两页才能从第一页翻到第二页，因为这些纸张只印在一面。当后期打印机在打印块时在中间加一个空白列时，这个问题就解决了。莫克斯勒恩装订法

这一页中间的空白处很快就变成了nse，如今已成为这本书的重要组成部分。既因为它被读者用作参考，也因为包含了收藏家有价值的信息。这个col. mmn被称为块的心脏，通常分为三个部分。被称为尾巴的黑色标记分开。整个版本的每个块必须有这些尾巴在完全相同的位置。在第一条鱼尾上方，我们找到了作品的标题。有时后面跟着特定章节的编号。下面我们通常得到特定的标题为了将来的战利品，被小心地储存起来积木的心脏在下一个鱼尾的上方是页码，每一章都要重新开始。第二尾下面的空格是出版社的名字。标题上鱼尾Luwer鱼尾Blockcutter笔记这是一个普遍的规则，所有这些印刷出现一半在reeto和一半在叶片的反面。但很自然地，人们会发现块心的反面一半是为刻块者的符号保留的。这种表示法省略了工人的姓氏、文本中的字符数，如果有注释，则省略了注释。因为工人们的工资是按字的数目而不是按工时的数目支付的。因为在整个工作过程中，工人们的心必须有规律地跳动。收藏家只需看看合上书的边沿，就能轻易地判断一本书是否为同一版本。如果莱克标记是规则的。他可以相当肯定他正在处理的是一个单一版本。

随着明朝早期针法的引入，读者们仍然要与孔府的问题作斗争——这一次。然而，线的磨损。在最后一针和书页边缘之间，从上到下，都用彩色的小丝线包在角落里。这样就可以从最后一针中取出部分张力。与这些封闭的角落有关的是一个有趣的故事，一位著名的鉴赏家被要求判断一幅所谓的明代早期画作的真实性。他非常满意的是，笔触的风格表明了一个早期的明朝素描半木材林的前景中包含

用于缝合的孔是用打磨的在南方，必须在每卷书的正反面，也就是封面里面，插入一张浸过毒药的橘黄色纸，以阻止书虫的前进——不是学术上的那种——这些书虫在吃掉书虫之后，在它们走得足够远破坏文本之前就会死去。的确，这样装订的书在封面上有一个小虫洞，在亮橙色的药纸上还有一个虫洞，而文本却完好无损，这并不罕见。但偶尔你会来然后去厕所一个学者隐居者的住所：当然，这可能是后来的艺术家复制早期风格所画的。后一种假设被证明是正确的，因为行家注意到隐士家的第二层是一个敞开的书架，书架上的许多书都是用封闭的角捆起来的。因此，这幅画显然是一个比最初设想的晚得多的产品。一名助手检查当天的跑步情况

收藏了几百卷，看起来都很相似。在装订的大小和颜色上有一些细微的变化，如果不分别打开每一卷，就无法识别。此

外，通常数十卷甚至数百卷的作品很快就会被无望地混合和排列。书商自己也帮不了什么忙。但他会很乐意成为另一个公会的代理人。他们的工人首先会在每一卷的底部写上明确的标题，甚至是整个目录。然后按订单制作用纸板盖着布的小盒子，可以装下一到六卷书。

在这样的一本书上，到处都是(并喂养了)成群的蠕虫，它们不道德到可以从没有保护的书背面偷袭进来。封面本身是用厚纸对折而成的，在廉价书中，则是用单张纸盖上较轻的纸。然后用锥子戳洞缝合。缝线的数量取决于体积的大小，但在这种方法中没有单独的地方。因此，除了上面提到的绢角外，中国书籍的外观是相当统一的。因此，一个中国学者会发现，即使是一个谦虚的人也很难跟上

对这些复杂操作的叙述和对其漫长演变的résumé只能让人们模糊地了解与这种密室艺术相关的丰富文化。这是深奥的艺术。尽管现代技术和风格已经侵入了它的领域。它将一直存在，直到最后一个木版印刷被拇指无法修复。